

回歸淡水 ■ 中二A 易子

瀛苑副刊

早春已在比南方更南的高雄與我邂逅，陽光的暖，與風之和，即是證明，雖然當時我還不自知。

當列車筆直地衝破北回歸線，早春與陽與風像溜狗人與狗，皆回歸了，留在南國製造春情。回歸線以北，春情永不回歸，列車突突前進，天是陰了，飄著雨的流蘇，如一扇窗，拉上雲的窗帷，突留下滿室的幽暗，車裡我們是冬眠無語的樹，一列車在幽暗中默默駛向北國。

天空灰撲撲地鋪天蓋地，如同沒有遠近距離，唯一可以讓我分辨遠近的是林——大廈高樓之林。這裡已是北國，春情仍未回歸。

仍是列車，在台北捷運站，我們已失去驚奇的權利——想像「忘路之遠近，忽逢桃花林」的權利。

在北國，我知道，春天，我已失去承受你專寵的權利。

當列車在關渡擺了一個美麗的彎度航向淡水，紅樹林倏地幻為桃花林，山之風和海之雨各以自己美麗的姿勢翻騰——也許是螺旋的風，也許是圓轉的雨，沒有任何形式與方向，而我們是回航的舟，港灣是唯一的方向。

沒有束縛的風雨是淡水的標記，而其冷成就了自己。雖然春情於此仍未回歸，然而在南國呵氣成霧的記憶竟是鄉愁中的點滴，原來我是北地裡忍不住的春天。

也是一種回歸。